



24/9/204

DOON UNIVERSITY, DEHRADUN
Mid Semester Exam (1st semester, 2014-15)
School of Languages

M.A Integrated (Chinese), Semester VII
Course: SLC 509: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II

Time Allowed: 2 hours

Maximum Marks: 30

(1) 请把下列文章翻译成英文:

(15x2=30)

(i)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(CNN) 报道, 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领导人配偶峰会上, 米歇尔称: “女性比男性聪明。”米歇尔这一玩笑似的言论引起了阵阵笑声。“而且男人们无从抱怨, 因为如今的趋势是女多男少。”

在非洲多国的第一配偶们随元首参加华盛顿美非领导人峰会之际, 她们也受邀参加了这场非洲第一夫人峰会。布什研究所是此活动的联办方之一。

美国前第一夫人罗拉·布什 (Laura Bush) 与米歇尔同台, 并即席回答了美国著名记者科基·罗伯茨 (Cokie Roberts) 的一连串问题。这也是两位第一夫人的第二次同台。两人首次同台是在 2013 年于坦桑尼亚举办的非洲第一夫人峰会上。

米歇尔和罗拉共同讨论了全球的女权议题, 并表示应给予女权问题足够重视, 先妥善处理这一问题, 才能谈如何解决气候变化、疾病、饥荒等其他问题。

“各位先生女士、领导政要们, 要想解决其他重大问题, 女性首先得得到尊重。”米歇尔说, “如果我们能优先考虑女性问题, 并且意识到女孩和她们的受教育权利与男孩一样重要, 那么, 我们才有望解决其他问题。”

罗拉也呼应这番号召: “人人平等的国家才能走向成功。”

“那些有一半以上的人们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国家, 往往会走向衰落。”罗拉补充道。

前任美国总统乔治·布什在解决非洲艾滋病问题中给予了极大重视, 受到了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致好评。即使已经卸任的布什政府仍不遗余力, 并增添了女性的健康体检, 使更多女性受益。布什也出现在当天的观众席中, 笑称他以“配偶”的身份与会。

(ii)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。

然而我的心很平安; 没有爱憎, 没有哀乐, 也没有颜色和声音。

我大概老了。我的头发已经苍白, 不是很明白的事么? 我的手颤抖着, 不是很明白的事么? 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, 头发也一定苍白了。

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这以前, 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: 血和铁, 火焰和毒, 恢复和报仇。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, 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。希望, 希望, 用这希望的盾, 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, 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。然而就是如此, 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。

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？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：星，月光，僵坠的蝴蝶，暗中的花，猫头鹰的不祥之言，杜鹃的啼血，笑的渺茫，爱的翔舞……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，然而究竟是青春。

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？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，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？

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。我放下了希望之盾，我听到 Petofi Sandor (裴多菲)的“希望”之歌：

希望是什么？是娼妓：

她对谁都蛊惑，将一切都献给：

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——

你的青春——她就抛弃你。

这伟大的抒情诗人，匈牙利的爱国者，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，已经七十五年了。悲哉死也，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。

但是，可惨的人生！桀骜英勇如 Petofi，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，回顾茫茫的东方了。他说：

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